

獨釣空濛

第一部旅遊世界之詩與攝影合集

張默 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九歌文庫 (792)

獨釣空濛

著 者：張 默

圖 片 提 供：張 默

特 約 編 輯：陳 慧 玲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

印 刷 所：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法 律 顧 問：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 版：2007（民國96）年7月10日

定 價：350元

ISBN：978-957-444-419-9

Printed in Taiwan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獨釣空濛

第一部旅遊世界之詩與攝影合集

張默 著

卷前說明

- 一、本書為作者首部旅遊世界之詩與攝影合集。
- 二、本書概分三卷：一、台灣詩帖（三十三首），二、大陸詩帖（四十九首），三、海外詩帖（五十三首），總計一三五首（含組詩）。每首詩末均註明創作日期。所收詩作大致以創作時間先後為序，而同一地區選錄多首，則一律依序編在一起。
- 三、各卷每首詩後，均以適當篇幅，選刊與詩作內容相關的攝影一或多幀，並註明拍攝時、地、人、事。惟早期照片較少，無法選擇；近十餘年又拍得太多，取捨之間頗費思量。另在旅途中收集的門票、咖啡館價目表、袖珍詩集、海報……，亦作選擇性的登錄。
- 四、卷前特邀白靈撰寫特別觀察的序言，各卷分請向陽、須文蔚、蕭蕭撰寫精要之導讀，以及老友葉維廉簡約之綜述。相信透過他們深入淺出各不相同的解說，大家對「旅遊詩」一定有個人獨具私祕的心得。
- 五、卷末附錄「張默旅遊繫年」及「張默旅遊詩作相關評論篇目」，僅供愛詩人參考。

目錄

Contents

白 靈 山的疊彩，水的樂音	011
——張默的旅遊詩	

卷一：台灣詩帖

荒徑吟	026
謁海軍將士紀念塔	028
再會，左營	030
半屏山，讓我陪你走一段	032
我站立在大風裡	035
澎湖風櫃	038
鹿港埔頭街口小立	040
我，躑躅在大膽島上	042
煙聲無煙	044
武陵夜宿	046
溪頭拾碎	048
木屑步道	050
南海園之秋	052
西門町三帖	054
台北之晨	057

- 台北的風向那裡吹 058
碧湖公園的雀榕，在幹啥！ 061
內湖即景（俳句六題） 064
詠台北燈海隧道 066
紅樓獨語 069
船帆石隨想 072
初臨玉山 074
明池小詠 076
蕭蕭神木之旅 078
東海岸馳思 080
太魯閣浮雕 082
花蓮縱谷小札 084
震耳欲裂的水聲 090
龍騰斷橋 092
一首混沌初開的詩 094
斜斜弓著的睡姿 097
童謠拍打天空的擁抱 099
伊恩，蹲在創世紀詩盒上 101
向 陽 融時空於一心 103
——導讀「台灣詩帖」

卷二：大陸詩帖

- 長城，長城，我要用閃閃的金屬敲醒你 110
黃昏訪寒山寺 113
蘭亭初履 115
滄浪小立 118
網師園四句 120
白堤之柳 122
仰首豎耳過巫峽 124

宏村·西遞·南湖	126
杜甫銅像一瞥	128
樂山大佛	130
搖頭擺尾·七層塔	132
昂首·燕子磯	135
登金陵閱江樓	138
黃山四詠	140
楠溪江小詠	144
初訪嚴子陵釣台	146
雁蕩之謎	148
欣見蒼坡村	150
絲路探祕小輯	153
乍見灘江	158
黃果樹之聲	160
石林，請聽我說	162
麗江古城	166
草原落日	168
嗨！草原，請席捲我	170
登張家界一得	172
九寨溝四帖	174
再見，玉門關	176
漢長城	178
炳靈寺石佛	180
華山三帖	182
在濛濛煙雨中，畫周莊	186
登滕王閣遇滂沱大雨	188
天橋	191
西藏速寫三帖	193
我徜徉在青藏公路上	197
噢！瘦西湖	199

老子，一勺勺清淚 202

龍門石窟 204

白居易墓 206

悠然自若，懸空寺 208

開封鐵塔 211

一襲稻香的田埂 213

趵突泉小引 216

微山湖散詠 218

再會，蘆溝曉月 220

靜靜對峙，石獅子 222

昆侖之雲 224

今夜，海在域外嚎叫 226

須文蔚 從憂國懷鄉到超時空漫遊 229

——導讀「大陸詩帖」

卷三：海外詩帖

鐵馬，想開 236

冰凍的水車 238

金閣寺 240

清水寺 242

初訪美堅利堡 244

再見，遠方 247

巴黎街頭小誌 249

中秋翌日登巴黎鐵塔 251

雙叟，在冷雨中怦然閃爍 254

康橋，垂柳依稀若緞 258

酩酊的石雕 260

海德爾堡（Heidelberg） 262

水的大合唱 264

美麗的右傾	266
萬神廟前的舞者	268
誰是卡夫卡	270
初訪查理士橋	272
雪，暴起暴落的逃亡	275
蒼穹・玫瑰・石頭	277
屋頂上的眼睛	280
訪羅馬尼亞「吸血鬼城堡」	282
無人宮殿	284
懸崖上的野花	286
洪荒獨孤之旅	288
峇里島偶拾	290
躲在大木鞋內沉思	292
風車，霍霍如狂草	294
殘酷的凌遲	296
高第，夢想的煙囪	300
在但丁故居前	303
爬過越南古芝地道	305
我輕撫M41斑剝的履帶	307
莫斯科，早安！	309
致普希金（1799-1837）	312
致果戈里（1809-1852）	314
致杜思妥也夫斯基（1821-1881）	316
致托爾斯泰（1828-1910）	318
雲堂，你在那裡	320
驚豔，下龍灣	322
仰光，臥佛	324
驚見吳哥窟	326
巴戎廟小立	328
婆羅浮屠之繪	330

- 夢吻，巴特農 333
希臘三島，驚驚走 336
釋埃及獅身人面像 338
精靈煙囪 340
石雕巨柱134之歎 342
印度三帖 346
小美人魚 348
巧遇Kappeli咖啡屋 350
人生柱，展翅想飛 352

蕭 蕭 燦亮的心靈・明亮的調子 357
——導讀「海外詩帖」
葉維廉 五官來一次緊急集合 361
——略談張默的旅遊詩

附 錄

- 張默旅遊詩作相關評論篇目 367
張默旅遊繫年（簡編） 371
跋 379

山的疊彩，水的樂音

白 靈

——張默的旅遊詩

張默是這島上的紅塵中極少數能把「詩」當作動詞，而不只是名詞的人。對他而言，「詩」是巨大的引擎，可以裝在任何東西的身後，啟動它、轉動它，將它帶離習慣的位置，因而發現了詩的無數可能。早年他趴在詩的稿紙、詩集、和無數「紮營」式的詩刊、詩選上，帶自己去到那到不了的遠方旅行，是對時代之靜止和束縛的無言抵抗；晚近，旅行，則是張默回家的一種方式，更確切地說，那是他在漂泊中尋找家的一種形式。他的行囊就是他的傷口，他童年的家、他少年的夢，也是他中年的藥、和老來的綑帶，那頻繁的腳程是他將詩和生命動詞化的一帖良方，卻也成了他對時代之亂和痛的一項付諸行動力的抵抗形式。

美的包紮與拆解

後幾代的人都很難明白，張默那一世代由大陸來台的詩人都不約而同陷入相似的行徑中，他們率皆是「拎著家去旅行的一代」，他們的行囊就是家，「旅行」是時髦詞，其底層等同於漂泊、流浪、無常感。因此回頭再看張默所作所為，甚至他五十餘年詩壇火車頭似不停地投注於詩刊、詩選，以及難度極高的書目的編纂，均可看作是他把「心中的方寸之地」填補、包紮、拆解、再填補、再包紮、再拆解的反覆形式，像是心理學中的強迫性行為似的，不斷地以詩以美以各種叛逆、創新行徑去包紮自身，然後又在完成的末端，再度打開拆解原已存在的完成物，去重新感知審視傷口的那個痛和快感，而那與裹包填實一個行囊，然後再予拆光分散並無不同。

說「旅行，是張默回家的一種方式」，跟那世代的詩人是「拎著家去旅行的一代」，這中間並無矛盾，只是各自處理心中漂

泊感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會出門總是背著重物和所有家當在身上；或者長年在兩岸三地的邊緣行走講學；或者出國數十年不回；或者老來才選擇遠走他鄉；或者街頭擺攤數十年如坐禪；或者詩中鑽著無數「逃」和「漂」的意象；以及都能更深刻體認到何謂以沫相濡……，他們的行徑相對於後幾代詩人，是流動的、不定的、充滿著不安的，是不斷向遠方和西方延伸的，他們與東西晉、南北宋因改朝換代而被迫大遷徙的文人心境是極度相似的，因為有個永遠回不去的「家」的「過去」，在時代的遠方擱淺，一擱數十年，末了乃成了永遠靠不近的夢，其中感受之苦只有他們一代人彼此可以理解，「動盪」遂成了他們的宿命和掌紋。加以內外環境的變遷、時空氣氛的轉換，和不理解的人無形無理的指摘又無時無刻不煎迫其心境，卻無可辯白，也不欲辯解，因此內心深陷的苦終其生也始終難以消解。

那種感受可以一九六七年張默寫澎湖的〈我站立在大風裡〉的兩句詩比擬之：

我站立在風裡
滿身的血液如流失

風是人人感受得到的外在力道，尤其是時代強加在每個人身上的颶風，那是人人都會被吹颳得跑的，但「滿身的血液如流失」卻無人看得到摸得著，尤其「如流失」的血是熱血、脹紅臉的血、寒冷顫抖的血、氣壯如山的血，還是憤恨咬牙的血？是準備慷慨激昂還是激動欲泣？綜張默和他同世代人的一生，上述諸種「如流失的血」可說兼而有之，那該如何說得？應怎樣說清？

一九六七年的這同一首詩中張默以幾近預言的方式預告了他一生的行蹤和欲付諸行動的強烈生命驅力，亦即如何「如流失」的方向：

我欲以全生命的逼力去親貼

去飛逸

去泅泳

舐舐暴躁的海特釀的鹹味

我心中綿密的森林與某些

潮濕的夜晚與某些

星星的爭吵

「全生命的逼力」是怎樣的力道？是如流矢的血的逼力？還是時代的幫浦抽動血的逼力？竟讓張默想「去親貼」、「去飛逸」、「去泅泳」？三個排比句強力表達了一種從現實逃脫的欲望，卻又要去親貼舐舐「暴躁」「綿密」「潮濕」「爭吵」的自然景觀（可能也包含了欲望底層的暗喻），那依然是熱鬧地佈滿生命原力的另一所在，兼有動（海）、靜（森林）、視覺、味覺、觸覺、聽覺，是全方位感受的渴求。雖然那時他的行蹤仍未超脫台灣的範圍，最多在如澎湖金門邊緣的小島上行走，最多是與詩友們在高雄左營「光著屁股／平躺在四海一家空曠的台階上／而第二天一大早，新聞報居然隻字未提」（〈再會，左營〉，一九七二年），「光著屁股」像是示威，但未見其他人影，而當時的張默仍任軍職，顯然只是單純叛逆，框框還在，但其行徑已「飛逸」常人行爲甚遠。

即使到了一九八一年〈西門町三帖〉的〈天橋〉一詩，其實際的行動力仍深受拘束，反映的是全島嶼的人的共同困境：「那是黑鴉鴉的／一群螻蟻／在蠕動嗎／誰擋著誰的軀體／誰踩著誰的去路／發自無數個／群體的／無聲的吶喊／企鵝般地／綑縮在／枕木與鐵軌的高處／且一邊諦聽／而又／微微的呼吸」，此詩表面上在寫西門町當年人群雜遝過天橋的場面，但底子裡所說「螻蟻」、「群體無聲的吶喊」、「企鵝般地綑縮」不也是群體當下現象的縮影？而且「諦聽」著什麼呢？像有什麼自鐵軌的遠端要傳來？則「天橋」的「天」字其實是一大諷刺，其高度離「天」極遠，只綑縮在那被整齊排列得中規中矩的枕木與鐵軌的高處，

活著，諦聽「遠方」自軌道另端傳來，有什麼事將發生，卻又無可阻擋，此處表現了個人在群體中的高度自覺，想要即早「諦聽」出什麼訊息的強烈渴望。

對遠方的渴望，是張默那一代人一生底層的色澤和痛，遠方的老家由真實落入夢境後，後來便被更遠方的西方所取代，當它們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時（當時僅留學生較易出國，張默遲至一九七六年才去了日、韓兩國，還不是西方），詩的和美的內容或形式乃成了取代物，以之「去親貼」、「去飛逸」、「去泅泳」，不論是去包紮自身或拆解自身，都成了張默在那時空中（來台的前三十年）僅存的出路。

遠方是會流逝的鮮脆

但也因而具足了各種因緣際會，他們也就能堂而皇之的站在荒涼的時代前端，開創出一個全新的詩的時代，填補了一九四九年後海峽兩岸詩史的最可怕的空檔，因為他們嚐過的苦和上帝選民似的幸運，是空前絕後的，至少在這一百年之間。於是張默成了創世紀詩社的三巨頭之一（另二人是洛夫和痲弦），他也是《創世紀》詩雜誌奇蹟似地在詩壇屹立五十餘年仍能如鋼柱般挺著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原因。而此詩集中寫於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二日左營桃子園的第一首詩〈荒徑吟〉早就道出了這樣的訊息，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還是寫景的：

披頭散髮，像不羈的浪子

鬍鬚已經爬滿兩腮了

它 還要向無垠的闊野，航行

去吧！別再異想天開了

我的腳是重磅的鋤

浪人呀！你還不快修一修臉面

整一整，衣冠

——〈荒徑吟〉

此詩創作日期離一九五四年十月「創世紀詩社」於左營的創立時間不足一個月，題目又叫「荒徑吟」，其引發聯想就不足為奇。詩中首段是對現實景象的考察和估量，二段是面對此景擬採取的策略和對策、乃至警告；表層寫荒徑待闢，但面積遼闊，唯有行動才能對應；底層則可能寫人生無窮、前程難料，唯有付諸實踐，則自有錦囊妙方。前二行為一擬人的明喻，顯與「荒徑」的面貌有關，第三行的「它」還原為「荒徑」，但只有浪子才有可能「還要向無垠的闊野，航行」，顯然荒徑亦即前此自我荒廢的、等待收拾整頓的人生，回首望之不短，未來持續將看不到底，不知會延伸到哪裡去，如此浪人、荒徑都成了人生路途的可能卻未可知的去向。二段「去吧！別再異想天開了」表面是對荒徑說，好像也對自己說。「我的腳是重磅的鋤」，此句是關鍵句，「我」的出現是對荒徑、人生、乃至浪子之心（暗喻內在的我）的下定決心似的介入和清理，因此末二句成了對荒徑和浪人所下的最後通牒，說張某人要來了，你們還不自我整肅一番，難道非要我好好收拾你們不可嗎？

如此看來，「荒徑」是「浪子之心」、是「過去之我」、是「等待整頓之我」、是「不可心存僥倖之我」，和「即將奮起之我」。這是往回看，如果往前方看、往後來的五十年看，「荒徑」是「少人走之路」、是「預告之路」、是「未來之路」、是「存在各種可能之路」，也是「創世紀開疆闢土之路」，乃至張默中壯年後「行旅天涯之路」。這首詩等於預告了創世紀詩刊後來五十年的可能性，也預期了這本旅行詩集的誕生。「重磅的鋤」就是他生命的動詞，實踐力、劍及履及的保證！

也因此，張默即使後來終於能站在荒涼的青藏高原，他也要深深地吸吮的那種氣息，其實和在〈荒徑吟〉中他所欲呼吸的氣息相距不遠，這是與他同齡同世代的大陸詩人所享受不到、體會不著的，那種撥開千層重壓去感受新生式的嘯息：